

KAFKA

卡夫卡小说全集

Ⅲ



人民文学出版社

卡夫卡小说全集

Ⅲ

中短篇小说

人民文学出版社



卡夫卡进入工伤保险公司工作时的照片



卡夫卡和他的女友费莉策 (191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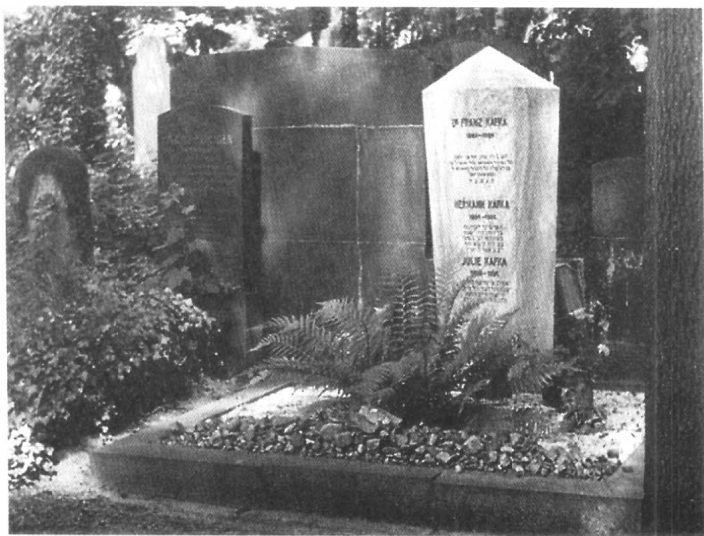
卡夫卡最喜欢的小
妹妹奥特拉



卡夫卡护照像 (约1915/16)



布拉格圣玛丽旅店
(图右建筑，卡夫卡和布罗德曾在此居住)



卡夫卡及父母之墓（位于布拉格斯特拉施尼策公墓内）

目 次

作家生前发表的作品

乡村大道上的孩子们	(3)
揭穿一个骗子	(6)
突然的散步	(8)
决心	(9)
山间远足	(10)
单身汉的不幸	(11)
商人	(12)
凭窗闲眺	(14)
回家的路	(15)
擦肩而过的人	(16)
男乘客	(17)
衣服	(18)
拒绝	(19)
为骑手先生所想	(20)
临街的窗户	(21)
盼望成为印第安人	(22)
树	(23)
不幸状态	(24)
判决	(28)
在流放地	(37)
新来的律师	(57)
乡村医生	(58)

在马戏场顶层楼座	(63)
一页陈旧的手稿	(64)
豺与阿拉伯人	(66)
在矿井的一次视察	(70)
邻村	(73)
家父的忧虑	(74)
十一个儿子	(76)
杀兄	(80)
一个梦	(82)
一份致某科学院的报告	(84)
第一场痛苦	(92)
小妇人	(95)
饥饿艺术家	(101)
女歌手约瑟芬或耗子民歌	(110)
与祷告者的谈话	(123)
与醉汉的谈话	(129)
喧嚣	(132)
煤桶骑士	(133)

作家生前未发表的作品

乡村婚礼筹备	(137)
一场斗争的描述	(158)
乡村教师	(215)
布鲁姆费尔德, 一个上了年纪的单身汉	(226)
〔桥〕	(244)
〔猎人格拉胡斯〕	(245)
中国长城建造时	(248)
〔敲门〕	(258)
〔邻居〕	(260)

[一只杂交动物].....	(262)
[一样每天都发生的事]	(264)
[桑丘·潘沙]	(265)
[塞壬的沉默].....	(266)
[普罗米修斯].....	(268)
[夜]	(269)
[拒绝]	(270)
关于法律的问题	(274)
[征兵]	(276)
[海神波塞冬].....	(278)
[集体]	(279)
[城徽]	(280)
[舵手]	(282)
[考验]	(283)
[兀鹰]	(284)
[小寓言]	(285)
[陀螺]	(286)
[出发]	(287)
[辩护人]	(288)
[荆棘丛]	(290)
[一条狗的研究].....	(291)
一个评语[算了吧!]	(317)
[论比喻]	(318)
夫妻	(319)
[回家]	(323)
附录:年表	(324)

注:篇目中加方括号者,原本没有标题,标题为后人所加。

作家生前发表的作品

乡村大道上的孩子们

我听见马车从花园篱笆旁驶过，有时还看见它们出现在树叶轻微摆动的空隙里。在这盛夏，木制轮辐和车辕吱吱嘎嘎地响个不停！从田里干活归来的人们扬起阵阵笑声，这是件丑事。

我坐在我们的小秋千上，正在父母花园的大树之间休憩。

篱笆前人来人往，络绎不绝。孩子们飞快地跑过；运粮的马车满载着麦捆，麦捆上以及麦捆周围坐着男男女女，马车经过的阴影扫过花坛；黄昏时分，我看见一位先生拿着手杖慢悠悠地散步，几个女孩手挽手朝他走来，跟他打招呼时脚踏进了路旁的草地。

继而，鸟儿直蹿向空中，我不眨眼地看着它们，看它们一个劲儿地往上飞，简直觉得不是它们在上升，而是我在坠落，我感到一阵虚弱，抓牢秋千绳子，开始轻轻荡悠。没多久，风已吹得凉爽些了，眼前不再是飞翔的鸟儿，而是颤动的星星，我晃得猛烈了。

我在烛光下吃晚饭。我常把双臂放在木板上，已经很累了，嚼着我的黄油面包。暖风把网眼密的窗帘吹得鼓起，有时，过路人如果想看清楚我，跟我说话，就用手抓紧窗帘。蜡烛多半一会儿就灭了，在昏暗的烛烟中，聚在一起的蚊子还要转着圈飞一阵。假若有人从窗外问我话，我就盯着他看，仿佛凝视一座山或往空气里瞧，而他也不大在乎我的回答。

如果有人跳过窗户栏杆，告诉我，大伙已经在门口了，我当然就会叹着气站起身来。

“不，你干吗这样叹气？究竟怎么了？发生了一场无法补救的大不幸吗？我们永远也缓不过来吗？真的全完了？”

什么也没有完。我们跑到房门前。“谢天谢地，你们终于来了！”——“你总是迟到！”——“怎么是我？”——“就是你。如果你不想来，就呆在家里吧。”——“绝不原谅！”——“什么？绝不原谅？你

怎么这样说？”

我们一头扎进暮色里。哪管白天与黑夜。不一会儿，我们的背心纽扣就像牙齿一样互相磕碰；不一会儿，我们保持着相同的距离跑着，像热带动物一样吐着热气。我们仿佛古战场上身穿甲冑的骑兵，高高地坐在马上，蹄声嘚嘚，你追我赶，冲下短短的巷子，就这样跑着冲上了乡村大道。个别人踩进街沟里了，别的人刚一消失在黑暗的斜坡前，就已像陌生人一样，站在田间小路上俯视着。

“你们下来！”——“你们先上来！”——“这样你们就好把我们扔下来了，我们才不呢，这点聪明我们还有。”——“这就是说，你们是胆小鬼。来吧，来！”——“什么？怕你们？不就是你们要把我们往下扔吗？你们能有多了不起？”

我们进攻了，胸口被推了一把，我们躺倒在街沟的草丛里，心甘情愿地倒下了。一切都均匀地变暖了，我们感觉不到草里的温暖和凉意，只是有些困了。

如果向右转过身，把手枕到耳朵下面，就昏昏欲睡了。虽然很想抬起下巴重新站起来，却反而掉进一个更深的沟里。接着，横伸出胳膊，斜叉着腿，想顶着风一跃而起，肯定又会掉进一个更深的沟里。如此继续，根本不愿罢休。

在最后一个沟里，就会好好睡一觉，完全舒展四肢，特别是把膝盖伸直，——还没想到这一点，就仰面躺着哭起来了，像生了病似的。如果有男孩肘抵着腰，脚板脏兮兮的，在我们上面从斜坡往大道上跳，我们就眨眼示意。

月亮已经升起老高，一辆邮车在融融月光下驶过。一股微风缓缓吹起，呆在沟里也感觉得到。近处的树林开始沙沙作响。这时，就不再那么想独自呆着了。

“你们在哪儿？”——“过来！”——“一起过来！”——“你干吗藏起来？别胡闹了！”——“你们不知道邮车已经过去了吗？”——“哦，知道！已经过去了吗？”——“当然，你睡觉的时候，它就过去了。”——“我睡觉了？不可能！”——“闭嘴吧，一眼就能看出你睡觉了。”——“可别这样说。”——“过来！”

我们一块儿跑着，挨得更近了，有些人还手拉手，头不能抬得很

高,因为是下坡路。有人喊出一声印第安人打仗时的号令,我们就以前所未有的速度飞奔起来,跳跃时,风托起我们的胯。什么也不能阻挡我们;我们跑得如此投入,以至互相追赶时还能抱臂环顾四周。

在山涧小桥上,我们站住了;跑在前面的人转身回来。桥下的水拍击着石头和树根,似乎还没到深夜。干吗不跳到桥栏杆上呢?

从远处的灌木丛后面,驶出了一列火车。所有的车厢都亮着灯,玻璃窗肯定都放下来了。我们中有人唱起了一曲流行小调,其实我们都想唱。我们唱得比火车跑得还要快,我们晃着胳膊,因为光是声音还不够,我们的声音汇成洪流,这使我们感到很惬意。将自己的声音融入其他人的声音时,就像鱼儿被鱼钩勾住了。

我们就这样唱着歌,身后是树林,歌声一直传到远方旅行者的耳中。村子里的大人们还没有睡,母亲们在铺床。

是时候了。我吻了吻身旁的那位,对另外三个站得最近的只握手告别,我开始往回跑,他们谁也没喊我。在第一个十字路口——从这儿起他们就再也看不见我了——我转弯跑向田间小路,重又跑进了树林。我奔向南方的那个城市,我们村子里这样说:

“那个城市的人们!你们想想,他们不睡觉!”

“到底为什么不呢?”

“因为他们不会困。”

“到底为什么不呢?”

“因为他们是傻子。”

“傻子就不会困吗?”

“傻子怎么会困呢!”

杨劲 译

揭穿一个骗子

一个以前与我只有泛泛之交的男人这次很意外地又和我结伴同行，他拉着我在巷子里转悠了两个钟头之后，我们终于在晚上十点左右，来到了这所体面的房子前。

“好了！”我说道，双手一拍，表示无论如何要告别了。这种不十分明确的告别尝试我已做了好几次。我已经很累了。

“您马上就要上去吗？”他问道。我听见他嘴里有响动，像是牙齿的磕碰声。

“是的。”

我是应邀而来的，这我一开始就对他讲了。但我是被邀请走上去——我早就想进去了——而不是站在下面的大门前，看我面前这人的耳廓边，现在还和他一起保持沉默，仿佛我们决心久久地呆在这里，一动不动。这时，周围的房屋随即加入了这场沉默，还有笼罩其上、耸入星空的黑暗，看不见的散步者的脚步声——我没有兴致去猜测他们在往哪儿走——。风总是往街对面刮，某间屋子里的留声机对着紧闭的窗户唱着，这一切是我从沉默中聆听到的，仿佛沉默是这些声响的永久财富。

我的陪伴者——一个微笑之后——以他的以及我的名义，默认了这一切，顺着墙向上伸出右臂，闭上双眼，将脸靠在右臂上。

我没有看到他的微笑完全消失，因为羞耻感使我突然背转身去。从这个微笑我才认识到，这是个骗子，仅此而已。我在这个城市里已呆了好几个月，原以为一眼就能看穿这些骗子，他们像店主一样在夜里从侧街伸出手向我们迎来。我们站在广告柱旁，他们就围着柱子闲荡，像在玩着捉迷藏，从圆柱子后面探出头来，至少用一只眼窥伺着。他们逗留在十字路口，如果我们害怕了，他们就会冷不丁地出现在我们面前，出现在人行道边缘！我太了解他们了，他们就是我在小

客栈认识的第一批城里人,我感谢他们让我头一次目睹了什么叫寸步不让,我现在很难想象世上怎么能没有这种寸步不让,以至于我觉得自己心里已开始有这种寸步不让了。即便你早已逃离他们,即便从你这儿早已没什么可攫取的,他们仍旧站在你面前!他们居然不坐下,居然不倒下,而是盯着你,即使离你很远,依然目光灼灼!他们的手段总是老一套:大摇大摆地挡在我们面前;试图阻拦我们去我们想要去的地方;代之以他们心仪的一所住宅,假若我们内心积聚的情感终于奋起反抗,他们就认为他们将被拥抱,一头扑过来。

而这次,我和他在一起这么久,才看出了这些老把戏。我把指尖对着指尖揉,试图抹去这桩耻辱。

我面前的这个人却还和先前一样靠在那儿,仍旧自认为是个骗子,对自己的命运颇为满意,露在外面的脸颊变红了。

“认出来了!”我说,还轻轻地拍了拍他的肩膀。然后,我匆匆走上台阶,上面门厅里的仆人脸脸上显出无端的忠诚,这像个意外的惊喜,我十分高兴。当仆人们为我脱大衣,替我擦拭靴子时,我把他们依次看了看。接着,我舒了口气,伸展了一下四肢,步入大厅。

杨劲 译

突然的散步

晚上,如果一个人晚饭后似乎已经打定了主意留在家里不出门了,他穿上家居便服,坐在灯光明亮的桌旁,找点儿什么睡前的活儿或消遣做做,如果外面天气很差,叫人根本兴不起出门的念头,如果他在桌旁已经静静地坐了那么久,以至于他的突然离去肯定会惹人侧目,如果楼道已经黑了,楼门也已经锁上,如果他现在毫不顾虑这一切,心中带着突然的不安站了起来,换下便服,很快穿戴整齐,声称自己得出去,随便说声再见就真的走了,并且明知随着关门的快慢家中肯定会有或多或少的怒气,如果这人到了巷子里重新精神大振,四肢因为这不期而至的自由而显得特别灵活,如果他感到在这一决定中聚集了所有的决定的能力,如果他饶有深意地看出,他具有的力量原来比他需要的更多,能够轻易而快速地改变事态,并且有能力承受这种改变,如果他就这样沿着巷子走下去,——那么,这一晚上,他就真的完全走出了家,家变得模糊不清,逐渐消失,而这个人自己则稳固坚实,轮廓分明,他拍拍大腿,起而找回了他自己的本来面目。

这一切还会更加有力量,如果这个人在这么晚的时候去找个朋友,看看他过得怎么样。

谢莹莹 译